

晒麦子

□上海 朱李锴

祖母说，晒麦子，是吃掉太阳的好机会。

捶凿瓷实的麦场，平整得没有一丝人情味儿，炙热的日头垂直落在金黄的麦粒上，被反射成千万支带着火球的利刃，射向四面八方的天地，无处可逃。我扣着祖母的草帽，整个人耷拉在麦垛旁。抬眼瞥见祖母，直不起腰的小老太，一圈一圈地走在摊开的麦堆上，额头上密密的一层汗珠，浮在种地人特有的麻黄透亮的皮肤上，时不时顺着她脸上的瘦削弧度滑下，无声地掉进滚烫的麦海。祖母的布衫早就被浸透了，只是她好像没有感觉，仍旧一步一步，一圈一圈，像八音盒上的小人偶，禁锢在方圆之间。小人偶还有音乐作伴，祖母只有头顶的烈日。但小人偶的眼睛是呆滞的，祖母看向麦子的目光却和日头一样，是灼热的，还有一份同样像极了日头的期待。

日近晌午，祖母终于停下，踱到麦场旁，拽起了快要融化掉的我。午休，我贪凉地趴在电风扇旁，跟着它一起摆头。祖母看见我这副模样，笑嗔我不耐热，吃不了苦。我撇嘴：“苦谁不能吃，这么热

的太阳我可吃不了。”祖母听了一阵朗笑：“麦子都能吃太阳，你咋不能哩？你还属狗哩，天狗可是专门吃太阳。”听出话外之音，我赌气一头栽在枕头上，闭上眼睛假装睡觉。祖母又是一阵大笑，挪近身子，晃着蒲扇，讲起了晒麦子的道理。

刚收上来的麦粒新鲜，在日头底下晾晒是为了蒸发掉多余的水分，好让小麦提前睡上一觉，保存养分，干燥的状态又能让麦子安全待在粮仓里，不生霉不招虫，为后续的售卖和留种做好全然的准备。似懂非懂的我被激起了好奇，但还耿耿于祖母开的天狗吃日的玩笑，摆出不在乎的语气：“麦子吃太阳是为了变干，我又不用变干咯。”祖母手里的蒲扇没停：“日头大了才好哇，就能吃掉更多的阳光，心里就亮堂了，遇事了，把心里头的日头拿出来晒晒，路就看得清了……”祖母的这几句话不觉加重了几分，像一粒吃饱太阳的麦种，轻飘飘又沉甸甸地落进我心头，悄无声息地发了芽。此后，我竟然对晒麦子有了不一样的感情，也学着祖母的样子，把脚丫交给金黄的麦

浪，看两股小小的浪花在脚下来回流淌，心里的阳光似乎真的多了起来。

尽管已经多次写下祖母的坚韧，但笔下的只言片语，远不能勾勒出心中那个老太的模样。家庭的贫瘠，丈夫的早逝，寡母的窘困，儿女的生存，缠身的病痛……每一个轻松描述出来的疾苦，照进现实，都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。我想，祖母直不起来的腰就是被这一座座的大山压弯的，每当她咬牙翻越时，巨大山影的笼罩之下，看不到山顶的一丁点儿光亮。于是，她想起了晒麦子时吃掉的太阳，想起了那份灼热的期待，她便拿出心里的日头，晒了又晒。祖母没有再嫁，她循着这日头照见的路，挑着四个孩子和夫家的一切，走了一步又一步，一年又一年，直至孙辈长成才放心离去，与我们告了别。

步入社会后，身边朋友常说我是爱笑的，是洒脱的，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，这份乐观，这份前行的勇气和方向，便是和祖母一起晒麦子时吃掉的太阳。

所以，愿你也能吃掉更多的太阳。

高原

□河北石家庄 王南海

“高原”两字，读起来就有些心潮澎湃而激荡。在高高隆起的土地上，空气稀薄，地形复杂，风景波澜壮阔。

高原是有色彩的。当你真实地站在高原上，你的心突然缓缓地放轻松，你甚至想张开胳膊，使劲地、狠狠地拥抱一下高原。它的色彩如此斑斓。你看那天，是湛蓝如洗的，而云朵则一朵一朵飘浮在低低的天空中，仿佛伸手可得。而当你沿着如带子般飘飞的公路上时，远远的湖泊像一颗镶嵌的蓝色宝石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，美得摄人心魄。你只想，走得近些，更近些。而当湖泊一览无遗展现在你面前时，你突然感动得想流泪。自然壮美无言，人渺小如蚁，可是，我们却能够在这一刻彼此相遇。

高原是绿色的。当你行走在藏

北大草原时，那悠扬的牧歌，铺陈到天际的绿意，让你赏心悦目。在绿色之上，苍穹之下，大自然不会让画面空白或是一丁点的不完美。它随意地把黑色的牦牛、白色的羊群撒在其中，这些牛啊，羊啊，缓缓地走在草原上，就仿佛移动的“黑珍珠和白珍珠”一般了。牧羊犬在羊群里跑啊跑，偶尔狂吠几声。

如果你以为高原是荒芜、单调的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高原上，你遇到的庙宇，你见到的经幡，高高抛起的风马，都是五颜六色的。你看庙宇的墙壁，赭红、纯白、墨黑、明黄，只要你想到的颜色，高原上都可以夸张地使用，可是，你却丝毫感觉不到突兀，反而感觉恰到好处。每走到山峦，河流，那五彩的经幡都会高高地飘扬，和着溪水，仿佛念起亘古不变的经文。

高原的声音是美的，美得那么不可思议。你听，那是高原上风吹经幡的“沙沙”声，风声如口哨般吹起，像个调皮的孩子一般从你的身边跑过。接着，你听到了雄鹰展翅翱翔的鹰哨声。雄鹰，只有经过了重生，才可以飞得那么高，那么远。倏尔，似乎四下里极为安静，你却又听到了牦牛脖子上铃铛的“叮当、叮当”的声音；慢慢地，你听到了人们低声诵经的声音，那么齐，那么缓，让人听了那么心安。

高原最美的是人。高原人，戴着英雄结，策马奔腾；高原人，身上点缀着绿松石和红玛瑙。高原人，唱着动听的情歌，响彻天籁；高原人，喝着青稞茶，马奶酒，跳着幸福的锅庄。高原人坦荡荡，具有英雄气概。

高原魅力无限。

枯木逢夏

□山西太原 段春娟

去年冬日搬家到新房子。新房在小区的一楼，透过客厅与主卧的窗户，窗外院里的风景能够纳入眼底不少，这大概是购买底层住宅的好处吧。

房子装修是从春日开始，步入夏日基本上完工，在装修的日子里，自己隔三差五去房子那边看看，不觉得把院里的绿化也摸了个透，尤其是自己窗户前的那一片。草坪打底，两株冬青，一棵山楂树，两棵杏树，一棵李子树，树的高低排列下来算是错落有致，从树的种类上能够判断出窗前一年四季的景致。春日有杏花的白，秋日里有山楂果子的红，夏日就不用说了，那定是绿意盎然，唯独是冬，除了冬青勉强能够增添点生命的活力，其他都是枯枝败落，如此之下，冬日窗外是一片萧条，寡淡无趣。

怎么能够允许冬日窗外那般萧条和凄凉呢？我在想适合冬日开花的植物，首先想到的是腊梅，就在网上购买了八年的丛生腊梅，因为喜欢竹子，也顺便买了几棵竹子试种。我想象着冬日屋外下着大雪，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盛开的黄色腊梅上面，黄白相映，动静结合，自己在屋子里煮着一壶热茶，屋内茶香四溢、茶气氤氲，屋外落雪缤纷，手握一杯热茶，站在窗前，观望窗外，不也是人生好时节吗？遗憾的是，去年冬日，这种画面与感受并未曾体验到，因为栽种的腊梅与竹子并未成活，它们应有的风景并未如期而至。后因工作的原因，多日不在家，也就把它们暂时给淡忘了。

都说枯木逢春，我在春日里等待奇迹的发生，寄希望它们能够抽

芽吐叶，但是它们还是令我失望了。我想起卖家说这些花木是包活的，春末，联系了卖家，希望能够重新寄来花苗，毕竟春夏是生长时节，花木成活率要高。没想到的是卖家以时间太久为由，拒绝补寄。

我也就作罢了。

没想到的是昨日站在窗前打电话，突然发现那棵腊梅竟然长出十来八片绿叶，在小暑之节它竟然活过来了，我在庆幸还好没有把它拔了扔掉。看着那些叶子，我不禁感叹出“枯木逢夏”，这是多大的生命力。熬过了冬春，在夏日露出了生命的希望，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！

这算是我近日的一个小确幸。今年的冬日，如果大雪能够如期而至，那么去年冬日希冀的景象就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

蝉之歌

□连云港 王调忍

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”蝉儿一声，叫来了夏天。

如果说蝴蝶是夏天的舞后，那么蝉就是昆虫界的男高音。它天生自带乐器，用清脆嘹亮的歌声给炎炎夏日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我的童年都是在大山里度过的，山里别的不多，树多，虫子多。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聆听大自然的各种声音。风声、雨声、鸟鸣声、狗吠声、虫叫声、蝉鸣声……汇成一曲曲夏日之歌，听着听着，唱者自清，听者自醉。这里面，唱得最卖力最动情的，非蝉莫属。有蝉鸣陪伴的夏天，是生动有趣的。

夏日的清晨，一般只有短暂的安静。当阳光穿透树叶叫醒了还在美梦中的蝉。这时，清凉寂静的山村，开始有了大自然的伴奏。蝉，开始谱唱一天中的第一首曲子。声音带着晨露的湿润和初阳的朝气，声声清脆，人耳即悦。如熹微的晨光温柔地洒下，像一张绵密的网将我裹入其中，悠然而自在。

就这样日日听，夜夜听，听得多了，似乎听出了其中的奥秘。蝉鸣也是有规律的。往往第一个开口的像个领唱者，一曲终结，后面就有其他蝉鸣回应。像是清晨起床打招呼，然后接着一只、两只、很多只。开始一起叽叽喳喳聊家常，很快分不清谁是主角。

午后的蝉鸣就更热闹了，它们像是倾注了全部的力量。是那么热烈而又激情四射，有嘶哑的低吼，有高亢的倾诉，有千回百转的鸣叫。声音此起彼伏，时而暴风骤雨，时而和颜悦色，如上帝之手在

抚一曲天籁之音。又像是在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，由开始的循序渐进，到中途的你追我赶，丝毫不肯认输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蝉音铺天盖地席卷着人的每一根神经，我仔细分辨每一个参赛者的音色。像个裁判官，想努力找出最终的胜利者。然而，终是徒劳，到最后也没分个胜负。但是，一点也没影响到蝉的比赛，它们更加竭尽全力地歌唱，或兴奋，或喜悦，或低沉，声声直达心弦。

那时的我一直不明白，炎炎夏日，是怎样的力量让它们如此拼命歌唱。像是要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在这个尘世，以此证明它曾经来过的痕迹。直到长大，读到一些关于蝉的书，才突然对这个微小的生命肃然起敬。它们在黑暗里潜伏了多少年，积蓄了毕生的能量，只为有朝一日破土而出，一鸣惊人。通过长达几年或十几年的努力，它，做到了。这美妙的歌声是对命运的感激，亦是成功后的欣喜。

傍晚，当太阳隐藏到山的那一边，微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给蝉当配乐。此时，歌唱了一天的蝉音也有些倦了，它们不再有那么高昂的激情，也许结果并不重要，尽情享受过程才是初衷。它们三五成群地低吟浅唱或两两结对地窃窃私语，像是要给夏夜温柔地拉下帷幕，但歌声却迟迟不肯落幕。

周而复始，蝉用声音演绎着生命的精彩，蝉之歌响彻了整个夏天，让苍白的阳光看起来不那么单调，让童年的夏日充满了遐想。

雨

□四川凉山 郭晓红

天空阴沉，密集的云朵紧凑到令人喘不过气。乌黑的云朵笼罩住整个村庄，恍若随时都会坐落在屋檐上。

惊慌的鸟儿，飞得很低，不安地到处乱窜，一会儿歇在电线上，一会儿跳到枯枝上，张皇失措的模样，被埋下额头的柳枝一一书写，盛放在变幻莫测的半空舞动。

不安分的风胡乱地吹，把路边的胡萝卜籽吹撒在了玉米地里，把玉米地里的草籽又吹撒在了油菜地里。就这样没有方向没有目的胡乱地吹着，把一朵朵洁净的红玫瑰、红月季，把一个个红的桃，紫的李，全部吹落铺展在地。我想，农人的哀愁该无处诉说，只能拾掇回家尽其所用吧。

湖水的沉静使我倾佩，四周早已乱成一片，随着风的惊慌东倒西歪。它却似一面镜子般，将整个天空沉进了湖底。湖面依旧波澜不惊，清澈到足以照清你的样子。随着雨点泛开的涟漪，仍旧徐徐地向东流去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09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